



语 言 是 大 海

于根元 著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于根元，男，祖籍江苏泰兴，生于上海市。1963年7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了21年，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了14年。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研究员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主要著作有《现代汉语新词词典》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94年，主编）、《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》（书海出版社，1996年）、《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》（华语教学出版社，1999，主编）、《中国网络语言词典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1，主编）、《网络语言概说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1，主编）。



于根元

序

在语言的大海里遨游

——序于根元著《语言是大海》

张 锲

语言学是一门大学问。于根元同志是一位专门研究语言学的学者。他写了这本《语言是大海》的书，嘱我为之作序。我曾经感到有些惶恐，觉得这是一桩很难由我完成的嘱托；但又觉得既蒙厚爱，却之不恭，应该勉力完成。没有想到，仔细阅读他的一篇文章，竟然越读越有兴味，像是在聆听一位老朋友的娓娓谈心，不知不觉就度过了一个个读书的夜晚，止不住涌起一阵阵欣喜之情。

把学术论文写成抒情散文，应该不是从于根元同志开始的。但他写得那么从容，那么平易，那么亲切，那么生活化，就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功力，他的独特思考，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门学科知识的深入了解。这让我开了眼界，也学习到不少东西。

说语言是大海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比喻。和根元同志一样，我也是一个迷恋大海的人。每一次有机会接近海，我都会在海边的沙滩上，长久地倘佯，谛听着大海的呼吸；或者独坐在岩石上，凝神望着汹涌的海浪，产生各种各样的遐想；有时也会下海学习游泳，在海浪的起起伏伏里，洗去身心的疲惫。大海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。时而波平涛静，旖旎温柔；时而恶浪滔天，狂吼怒啸。数不清从古迄今人们关于大海说过多少赞颂的话，写过多少脍炙人口的诗文。我最喜欢的也是林则徐的那句话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”近年来，我偶尔迫于无奈，尝试着写点字送人，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这句话。海所包容的东西实在太太多了。海里有得难以计算的各种动、植物和化学元素，还有不少我们目前还无法说清的奥秘。因此，人们就常常把容量很大、数量很多或者一时难以说清的事物，都和大海连在一起。诸如人海、旗海、花海、书海、辞海、歌海等等。于根元同志说语言是大海，大概也是这个意思。

于根元同志长期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他上大学时，学的就是语言专门化，毕业后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工作了21年，以后又到国家语委工作了14

年，现在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。他把自己这大半辈子的心血和汗水，都倾注到语言学的研究上了。他认为：语言是人类了解大自然的通道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语言的历史，语言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大海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、人与历史之间联系的纽带。他还说：语言的大海和生命同在，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有语言，动物、植物有语言，大海也有语言，因为语言总是在运动、在变化、在发展、在新陈代谢，对语言学的研究也必须不断地、持续地进行。他希望：人们要善待语言，在语言的大海中弄潮、冲浪、遨游！

学术性很强的文章，应该有论点、有论据、有例证。写得不好的，容易让人感到枯燥乏味。于根元的这些学术散文，其独到之处，是把一些仿佛很深奥复杂的学术问题，大众化、通俗化了。他没有过多地沉湎于怎样论述语言学的概念、定义和范畴等等，而是使用散文常用的手法，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和事，朴素自然而又引人入胜地把读者逐渐吸引到他所要讲的话题上去。他说的多是些普普通通的事儿，是些家常话、心里话、老实话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信手拈来，实则是对一些颇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发表议论。一

经点透，顿觉触类旁通，豁然开朗。这就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，需要多动一些脑筋，多花一些力气！

比如那篇《赶歌》，实际上他是要讲语言的沟通能力，讲怎样才能语言的广阔天地中，领悟到什么才是语言的美。这当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大题目。他没有直奔主题，而是用了一些闲笔，先是说了自己因为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，不能看书，也不能写作，妻子陪着他逛公园，在天坛公园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学唱歌，他们夫妻也跟着学了起来。后来来到公园里赶歌，就成了他们每天的节目。从前唱歌不注意歌词，现在因为要买歌片跟领唱的人学习，渐渐被一些歌词吸引。他说到《母亲》这首歌，歌词开头就这样唱道：“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，/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，/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，/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，/这个人就是娘啊，/这个人就是妈。”唱着唱着，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想起几天前他给上海家里打电话，妈妈想让他回去看看，可又怕他年纪大了，在路上累着，回去热着。他还想起外孙布布爱唱的一首歌：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/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”不由得暗自感叹：“我有妈妈，我是个宝。我如果没有了妈妈，我就成了草！那时

候，我会成为孤儿！那时候，我回上海干什么呢？”他就这样唱着想着，一个年过花甲的男子汉，竟然有些呜咽了。他身边的一位中年女士，更是领唱的刚起个头，就捂着耳朵到一边去了，她说：“我唱不了这个，一唱就哭。”在这个赶歌的故事后面，他还接着讲了另外一些赶歌的故事，也都很生动，很感人。通篇没讲什么语言学的大道理，但通过这些委婉细腻的描写，已经把什么语言才是美的，怎样才能把美的语言渗透到别人的心灵里去，都说得很透彻、很具体了。

还比如那篇《尝鲜》，说的是语言的新鲜和人跟大自然的和谐相处。这也是个很大的题目，可以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。他却也从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说起。他先说有一位和他很好的语言学界的的朋友，每年开春都会从自家树上摘下一包香椿送给他，让他尝尝鲜，尝尝春天的气息；接着说到许多人过去怎样喜欢在西红柿便宜时，多买些装在瓶里做酱，到了春节西红柿涨价时再吃或者送人，这种保了鲜的西红柿很受欢迎；还说到北京人前些年每年冬天，都要贮藏一批大白菜，想尽法儿防止大白菜腐烂，目的也都是为了保鲜。他就这样不急不忙的说着，说了老窝

瓜、西瓜、芝麻烂香蕉；又说山东龙口的小饽饽，江南苏州的嫩菱角，云南昆明从飞机上带来的鲜花，杭州深山云雾中采摘的新茶；还说他的家乡上海人，如何不吃隔夜饭，不喝隔夜茶，不爱看“隔夜面孔”，等等。他说这些时，几乎桩桩件件都会牵动他的回忆，想起语言学界的一些往事和他非常怀念的一些友人，他就在文章里向友人们发出一声声深情的问候。他从这些琐琐碎碎、大家都会感到亲切熟悉的事情里，进而谈到汉语里有很多赞美新鲜的词语：鲜美、鲜活、鲜艳、鲜灵、鲜嫩、鲜亮、鲜红、鲜绿、一招鲜吃遍天，以及宁吃鲜桃一口，不吃烂桃一筐等。结尾部分才引到：不说套话，说新鲜话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喜欢新鲜是人类的天性。”“新鲜的语言是人类思想、概念和表达的新鲜。”并说：“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崇尚语言的新鲜，那么他跟大自然的和谐程度就不低了。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如果崇尚语言的新鲜，那么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跟大自然的和谐程度就不低了。”这时，我们再回过头来品味一下他在前面写过的家长里短，才体会到那些看似闲笔的，原来并非闲笔，仿佛只是些题外话的，其实都包含着题中之义。

于根元同志写的是语言学的学术散文。散文到底

应该怎么写？很难说有什么一定之规。我国是一个有着博大深厚的散文传统的国家，前人遗留下来可以作为经典的散文名篇不计其数，这笔精神财富还不断在增加新的积累。好的散文，都讲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敷之以文。于根元同志的这些散文，有“理”有“情”也有“文”。当然，我不是说：他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尽善尽美了。季羨林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告诫自己，也告诫我们大家：“对于语言，包括外国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内，学习任务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。”他还说：“现代当代的著名文人，又有哪一个写的文章能经得起语法词汇方面过细的推敲呢？因此，谁要是自吹自擂，说语言文字的掌握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这个人不是一个疯子，就是一个骗子。”季羨林先生今年已经92岁了，前些日子首都的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刚刚在北京大学为他祝过寿。他是一位著作等身，名满天下的语言学家和散文家，七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东西方语言文字的研究，对汉语、英语、德语、俄语、印度吐火罗语等多种语言文字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，仍然在散文园地里辛勤笔耕，时有佳作问世。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东方鸿儒，在语言的大海面前，尚且如此谦

逊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后生晚辈？！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又想起马雅科夫斯基把写诗比喻做镭的提炼的一些名句。20世纪初叶，居里夫人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，从几十吨的矿渣中提炼出零点一克放射性元素：镭，让世界跨进了原子世纪的大门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。马雅科夫斯基竟然把写诗和镭的提炼等同看待。他说：“写诗—— / 和镭的提炼一样： / 一年的劳动， / 一克的产量。 / 为了提炼仅仅一个词儿， / 要耗费 / 几千吨 / 语言的矿。 / 可是比起老也烧不着的 / 词的半成品来， / 这些词儿 / 燃烧得 / 何等痛快辉煌！”马雅科夫斯基这位诗人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他了，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的这些名句。诗和散文不是同一种文体，对于诗的要求和对于散文的要求也不尽相同。有人提出散文要形散而神不散，于根元同志注意了神不散，还提出形要散。他的散文，地域忽南忽北，忽东忽西；内容包罗广泛，博引旁征；文字流畅自然，并且注意吸收民间语言的精华，所以读来甚为亲切。他的思想感情，则宛若海浪奔腾，汪洋恣肆，往往有一发而难以收拾的感觉。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，说到他写《赶歌》的时候，常常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他可以停下来，等一会儿再接着写。可朗

读他的文章的研究生赵俐却不能这样，只好立刻转到高昂的喝酒的一段。后来读《尝鲜》，那一声声“你现在还好吗？你现在还好吗？”已经叫人心潮澎湃了，接着还有“你现在还好吗？”感情的高峰还要往上推，写的人，念的人、听的人，都要付出很多的感情。说实在的，我在读到这些地方时，也有和赵俐她们一样的感受。我忍不住想向于根元同志提点建议：再写此类文章，是否可以适当控制一下感情，不要写得过于丰满，避免让读者读起来觉得有些吃力。散文当然可以散，应该散，但也要注意思想、意境、情节和语言的提炼。马雅科夫斯基关于写诗像镗的提炼一样的那些名句，其基本精神对于散文也是适用的。我们这些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，都要努力学会从成吨成吨的语言的矿里提炼出镗来。关于这些，我想用不着再多说了。

从于根元同志这本书里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，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。他不光从前人的书本里学习，还从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学习，从自己身边的亲人、师长、朋友、学生甚至孩子那里学习。他用学者的眼睛观察生活，又注意从生活里吸收营养，经过酝酿、发酵、加工，形成这

一篇篇精彩纷呈的文章。我除了喜欢前面已经提到的《赶歌》和《尝鲜》之外，还很喜欢《性本善》《师生之间》《你好》《陶然亭公园的孔雀园》和《日坛组曲》等。我觉得，这都是些很好的文章。它们不仅告诉我们许多有关语言学的知识，还透过字里行间，向我们揭示了不少人生的哲理、生活的真谛。反复阅读，可以净化心灵，增长才智，激励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！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，语言学的研究必将受到进一步的重视。我很荣幸，能够结识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一批老、中、青学者。他们都是在语言的大海里弄潮、冲浪、遨游的人。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。我祝贺于根元同志的新作出版；也祝愿广播学院的老、中、青学者，在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，做出更大的成绩，取得新的硕果！

是为序。

于北京干杨树小区

2002年10月16日

自然·生活·语言

——读于根元老师的语言学术散文

赵 俐

—

三十而立，2001年我三十岁，考上了于老师的博士生。说实在的，虽然考分高，但我仍没想到于老师能收我为徒。语言是什么，怎么才能研究好语言、用好语言，学过文艺编导专业和播音专业，当了五年播音系老师的我并没有深入思考过。我能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吗？我要补多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课，才可以在博士层次上开展研究呀？最要命的是我打心眼里不喜欢板着面孔做学问的枯燥。三十的我究竟能不能“立”起来？

于老师却这样说：“到了一定程度之后，好的学习

方法是接受高明的人的熏陶，就是跟着高人混！我不怎么赞成什么循序渐进。那个序是谁定的？那个序就是最科学的？就一定不能跳着学？”

我姑且放下惴惴的心，抓紧时间跟着“混”起来：

于老师来学校了，我只要没课一定去办公室，于老师给我开小灶。

跟着于老师去听语言学界的会议，认识语言学家们。

于老师写的所有的书以及与我的研究有关的书一批批地带给我。

于老师读书了，读报了，卡片及相关报纸我也能看到。

于老师写文章了，网上联系，我和于老师的其他学生总是第一读者。

于老师一直说，搞语言的人，自己的语言就要好。他一直钟情于散文写作。于老师真的写了，要用散文的形式表述学术观点，会是怎样的面目呢？于老师一篇篇地写着，通过电子邮箱，我们一行行地读着。拿到于老师的散文，竟这样好看，看着看着，声音就在脑子里叮叮咚咚起来，不觉间竟已脱口而出，错落有致地读出来。于老师让我干脆录下来。于老师仍一篇篇地传来，

我就一盘盘带子录去，我们不断交流着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在于老师的散文中，我继续实践着播音，感受着语言，也领悟着于老师的文化观、语言观、治学观，思考着语言是什么，声音是什么的问题。

二

我是做老师的，搞研究要努力“深入”，教学则要考虑怎样“浅出”。面对鲜活而企盼着的学生，我在目光交流的缝隙间检验着自己“浅出”做得好不好。我知道这“深入浅出”要比“深入深出”难得多。但我一直以为写文章就不同了，它没有直接面对交流对象，尤其写学术方面的文章，如果不板起面孔，措出些惊人之辞，仿佛就不像学术了。这也就是我不太喜欢“搞学问”的原因。但是，看于老师的学术散文，哪怕是学术论文，我总是能愉快地捧读，不用正襟危坐，绷紧神经，不用紧锁双眉，那些字句就吸着你的眼光流淌下去，偶尔，你的心会被牵扯一下，或者你的脑子受点震动，就这么读下去。等再过一段时间，接触了更多的语言学研究成果，关注了更多的语言实际，与更多的人交流了，再读于老师的散文，仿佛又明白了一层，有时是豁然开朗，如梦方醒。每到这时，就非常感激初始时于

老师面对我们自以为明白了的见解总是微笑着，并不批评我们。我们像梦中的孩童，在于老师的呵护下，在快乐中逐步醒悟着。

《语言是大海》是于老师写的第一篇。我只是理解到大海就是容量大，便粗略地看完了，不像第二篇《赶歌》那么爱不释手。现在，回头再读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篇《语言是大海》了。这里，无处不在说生活，但又点点滴滴渗透出语言的真谛，读懂了，无比兴奋。

语言是什么？人和语言具有怎样的关系？这是理论问题，于老师在散文中是这样说的：

“我第一次真正见到大海的心情和感觉，其实平常得很。”“我对大海没有失望，但是的确没有出现震撼或者触电般的颤栗。或许大海本来就不是神，而是人们普通的朋友。或许大海不是走马观花能领略、欣赏的，要厮守在她边上，亲近她，才能看到她不经意地变换了风姿。”

这就是语言，与我们以前接触到的有些语言学不同。他们有的把语言神化了，大到无所不包，深到最